

上饶县名含义演变考析

王 涛

今人对上饶县名含义的认知存在较大分歧。^① 此种差异，实是由于史籍记载不同所致，这种史籍载录不同引起的地名含义分歧非常普遍。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上饶县名入手，揭示地名分歧史料背后蕴含的社会认知变化及其反映的区域历史变迁。

一 “山郁珍奇” 叙述主体及上饶县名本义

上饶初置于东汉建安年间。该名最早见于《三国志》^②，此后屡见于《宋书》《南齐书》《陈书》等。目前所知上饶县名含义解释中，“山郁珍奇”为其中一种，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唐梁载言《十道志》。该志今已亡佚，这段志文散见在宋代《太平寰宇记》《类要》诸书和后人辑录的《十道志》中。^③ 各书征引和辑录“以其山郁珍奇，故名也”字句之源头，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刘纬毅等辑校《汉唐地理总志钩沉》注明为《太平寰宇记》。夏婧《唐梁载言〈十道志〉辑校》除标明《太平寰宇记》外，还依据晏殊《类要》。《类要》晚出，《太平寰宇记》为其参考文献之一。^④ 《类要》引文“故名”后多“之”字，文意并无出入。^⑤ 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太平寰宇记》上饶县条原文为：

上饶县，十六乡。本秦番县界，两汉为鄱阳县，《汉书·地理志》云属豫章。建安中，吴立为鄱阳郡。隋开皇九年罢郡，置饶州。梁载言《十道志》云：‘以其山郁珍奇，故名也。’《汉书·地理志》云钟陵出黄金，又云鄱阳县武阳乡有黄金采，颜师古曰：‘采者，采取金之处也。’按《鄱阳记》云：‘界内之山出铜及铅铁者，有玉山及怀玉山。’梁氏所谓‘山郁珍奇’，盖此类也。今州古县城迹，开皇中所废上饶城也。所谓上饶者，以其旁下饶

^① 上饶市名也存在类似问题，上饶市系1949年由上饶县析置而来（上饶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饶县志（1987—2000）》，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1页），上饶市、县专名所涉问题具有一致性，而上饶市晚出，故本文研究仅围绕上饶县名展开。

^② 参见《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117页。

^③ 唐梁载言《十道志》的辑佚和研究，主要有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第267—290页；郝艳华：《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中所辑〈十道志〉佚文》，《文献》2004年第1期；郝艳华：《〈十道志〉辑佚的新资料》，《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3期；夏婧：《唐梁载言〈十道志〉辑校》，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三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1—378页；吴仰湘：《一则地方轶闻激化的经学史纷争——梁载言〈十道志〉与〈孝经郑注〉作者之争》，《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

^④ 参见唐雯：《晏殊〈类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3页。

^⑤ 参见晏殊：《晏元献公类要》卷1《江南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子部，第166册，第176页。

州之故也。乾元元年始置县。”^①

此处所谓“以其山郁珍奇，故名也”，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夏婧《唐梁载言〈十道志〉辑校》认为是解释上饶县，刘纬毅等辑校《汉唐地理总志钩沉》则认为是阐述饶州含义。^②

《太平寰宇记》版本复杂，中华书局标点本所据底本为金陵书局本，而金陵书局本的最大问题是混入大量非乐史原本内容。对于这部分内容，整理者采取的办法是底本误入的伪文，仍旧不删，据它本和史籍在校勘记中说明。^③具体到上饶县条，校勘记并未说明有窜入内容。核宋本《太平寰宇记》，上饶县条“今州古县城迹”表述为“今州古县城馀迹”^④。结合后人对勘成果^⑤，基本排除上饶县内容为宋以后窜入的可能。既然诸人辑录梁载言《十道志》“以其山郁珍奇，故名也”字句的源头为《太平寰宇记》，此句又非后人伪入，则造成认知差异的原因当在《太平寰宇记》相关内容之理解。要对此作出判断，需要在乐史的叙述逻辑中去理解。

《太平寰宇记》书写上饶县沿革时提及饶州，这或许是刘纬毅认为其叙述主体为“饶州”的缘由所在。从《太平寰宇记》的叙述角度看，该书在上饶县条言及鄱阳郡，并非无内在逻辑。在上饶县的沿革叙述里，乐史是把鄱阳县当作上饶母县来叙述的。叙述之所以会转向鄱阳郡及饶州，在于此部分的叙述主体变成了鄱阳县，而鄱阳县先属鄱阳郡，后属饶州。这样的叙述逻辑，除显枝蔓外，并无可议之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唐武德四年（621）复置上饶县时，曾属饶州所辖^⑥，这既是事实，也为《太平寰宇记》所认可^⑦，此处述及饶州应与此有关。重要的是，按照《太平寰宇记》的体例，饶州含义当在饶州条下叙述。该书饶州条下对其含义已有明确的阐释，此种情况下再于上饶县条长篇累牍叙述与之无涉的饶州之义，是极为不妥的。故我们有理由怀疑《汉唐地理总志钩沉》判断的正确性。

至于上饶为何被赋予“山郁珍奇”的含义，《太平寰宇记》以按语的形式引《鄱阳记》云：“界内之山出铜及铅铁者，有玉山及怀玉山。”梁氏所谓‘山郁珍奇’，盖此类也。”汉代上饶属鄱阳县地，盛产金银铜铁等矿产，至今境内仍有大型金矿遗址。这里的“饶”应是指丰富的矿产资源。隋置饶州，治鄱阳县，为古鄱阳郡地，取物产丰富之义，与上饶之义同，故《寰宇记》引《郡国志》解释饶州之名为“以山川蕴物奇珍，故名饶”^⑧。

二 “饶州之上”含义的流行及后世的质疑

从上引文看，上饶之含义，《太平寰宇记》还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所谓上饶者，以其旁下

^①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第2149页。按，“梁氏所谓‘山郁珍奇’”句，诸本略有不同，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古逸丛书》景宋本作“梁氏所谓‘山郁奇珍’”。

^② 参见刘纬毅等辑校：《汉唐地理总志钩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356页。

^③ 参见王文楚为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整理本撰写的《前言》，第8—9页。

^④ 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本，第154页。

^⑤ 孔祥军曾取金陵书局本与2000年中华书局影宋本对勘，校两书差异314处，参见孔祥军：《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宋本〈太平寰宇记〉校勘记》，孔祥军：《汉唐地理志考校》，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第190—314页。

^⑥ 参见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上册，第561页。

^⑦ 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第2134页。

^⑧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7《江南西道五》，第2134页。

饶州之故也。”这种说法在宋代并非孤例，如《舆地纪胜》引《上饶志》言：“在饶州之上，故曰上饶。”^①“饶州之上”的说法为明代人沿袭，《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明一统志》《续文献通考》《郡县释名》均有类似表述。20世纪80年代，江西学者开始检讨“饶州之上”的说法。左行培以饶州之名晚出否定上饶县得名“饶州之上”^②，稍后许怀林在考辨上饶建县时间时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③

实际上，“饶州之上”的说法，清人就有类似疑问。同治《上饶县志》引《前志》言：“隋时始改饶州，孙吴并无饶州之名，何得云在饶州之上，此处疑系脱误。”^④不过，左行培、许怀林似乎未注意同治《上饶县志》的说法，而今日学者对左行培、许怀林等的意见也不够重视。如有研究者在探讨三国地名时，仍言“上饶之名因下饶州之故。《太平寰宇记》：‘所谓上饶者，以其旁下饶州之故也。’”^⑤

左行培文中还提到上饶得名的另一种说法：“上饶‘吴置，有上饶江’，因名，近人吕式斌主之（见吕著《今县释名》）。”^⑥这里提到《今县释名》对上饶得名缘由的解释。《今县释名》载：“上饶县，吴置，有上饶江。”^⑦并未明言上饶得名的原因。《今县释名》凡例言：“凡命名之义有未能了解者，姑从阙如，应俟详加考证，再为补缀。其但取嘉称义意显著者，亦不复注释，以免繁冗。”从中很难遽断上饶是属阙如之县，还是为避繁冗不复注释之县。《今县释名》是否认定上饶系因上饶江得名，还需进一步探讨。据王谟研究，上饶江在唐代叫高溪，宋代才正式称上饶江。^⑧笔者所见文献，“有上饶江”的表述出自宋代，如《元丰九域志》上饶县条云：“望，上饶。一十三乡。丁溪一银、铜场。有铜山、上饶江。”^⑨在《元丰九域志》中，某县有某某山、某某水、某某江，是一种书写体例，每个县的结尾处叙述类似，如余干县言有余干山、余干水、族亭湖，浮梁县言有石藏山、新昌水，乐平县言有乐平山、乐安江，等等。^⑩后之文献如《明史·地理志》《行水金鉴》一直延续着类似表述。《今县释名》只是沿袭前人表述而已。

上饶县名含义，上饶本地还有“上乘富饶”的解释。“上乘富饶”的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细查实无凭据，可以视为当代人对上饶县名含义的认知。

三 县名含义演变背后的历史认知

“饶州之上”的县名含义，同治《上饶县志》的编纂者和前辈学者均以饶州设置晚于上饶建县予以否定。这种判断在逻辑上没有问题，却忽视了历史的丰富性。要完满地解决上饶含义分歧，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为何会出现“饶州之上”的说法？宋以后的历代知识人又因何沿袭此说？如此简单的逻辑错误，除同治《上饶县志》的编纂者，难道古人毫无察觉？这背后又反映了怎

^①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1《江南东路》，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949页。

^② 左行培：《江西各县、市名称的由来》，《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③ 许怀林编纂：《江西省行政区划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④ 同治《上饶县志》卷3《沿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744号，第204页。

^⑤ 何凌霞：《三国专名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3页。

^⑥ 左行培：《江西各县、市名称的由来》，《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⑦ 吕式斌：《今县释名》卷3《江西省》，出版者不详，1931年，第14页。

^⑧ 参见王谟撰，习罡华点校：《江西考古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标点本，第67页。

^⑨ 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第246页。

^⑩ 参见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第245页。

样的历史事实？

实际上，“饶州之上”含义的出现和接受，与人们对上饶建县历史认知和上饶区域社会变迁有关。

“饶州之上”的早期原型是“旁下饶州”。《太平寰宇记》言：“所谓上饶者，以其旁下饶州之故也。乾元元年始置县。”笔者注意到，上述引文中出现“乾元元年始置县”的说法。在《太平寰宇记》的作者看来，上饶县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这虽不是历史事实，但却是当时人的认知。

从建安十年（205）上饶分置建平县推断，至迟建安十年前上饶已经建县。许怀林排比史料和诸说后最终采用了“建安初”的说法，认为“虽笼统，但更接近史实”^①。由于上饶建县有关的史料存留有限，故反映沿革地理研究最新成果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得出的结论也基本一致，认为上饶县建安十年已置，确年乏考。^②以当今检索图籍之便利，尚且无法确知上饶建县的精准时间，甚至至今仍有专业历史地理研究者认为上饶始置于唐乾元元年，并作为重要推论依据^③，则古人之受限，亦可推知。

再看此后上饶沿革。西晋元康元年（291），上饶并入葛阳县，南朝宋复置；隋开皇九年（589）上饶再次裁县，唐武德四年重新置县，七年省入弋阳县。乾元元年，再次设上饶县。从中可以看出，至乾元元年，上饶县经历了三裁三复，其变化可谓频繁。上饶的频繁变化，加之建县时间无确切文献记载，势必给后人造成认知上的障碍和混乱。《元和郡县图志》在叙述上饶沿革时仅言“本吴所置，隋平陈省，乾元元年重立”^④。这里可以看到，唐代李吉甫等人已然遗漏西晋上饶裁并葛阳县一事，甚至武德七年的裁县也被忽略。这说明，面对上饶沿革的复杂变化，唐人已出现无法全面认知的情况。后晋刘昫编纂唐代地理志时，尽管在饶州条下记载有武德四年设置上饶和武德七年上饶省入弋阳的事实^⑤，但由于上饶县条的表述是“乾元元年置”，致使后世对上饶置县年代产生误会。宋初，《太平寰宇记》对上饶建县时间的记载直接变成“乾元元年始置县”，可能是沿袭唐代地理志说法而未考虑其体例的缘故。不过，在宋代，认为上饶置于唐乾元元年并非普遍现象。《舆地纪胜》综合《元和郡县图志》和唐代地理志，对上饶沿革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描述，“《元和郡县志》云：本吴所置，隋平陈省。唐《地理志》云武德四年复置，隶饶州，七年省入弋阳，乾元元年复置”^⑥。《舆地广记》在具体沿革上虽与《舆地纪胜》有所差异，但并无直接认定唐乾元元年置县。^⑦明代对上饶沿革的认知多是取其一点，如明初成书的《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言：“上饶县，汉本豫章郡鄱阳县地。唐武德四年置上饶县，属饶州，七年省入弋阳，乾元元年复置。”^⑧王圻《续文献通考》则言：“唐省入弋阳，

^① 许怀林：《上饶县始建年代考》，许怀林编纂：《江西省行政区划志》，第200—201页。

^② 参见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508页。

^③ 参见张保见：《乐史〈太平寰宇记〉的文献学价值与地名研究——以引书考索为中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47页。

^④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四》，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679页。

^⑤ 参见《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1604页。

^⑥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1《江南东路》，第947页。

^⑦ 参见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卷24，中华书局，2023年标点本，第485页。

^⑧ 刘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卷5《广信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60册，第461页。

乾元初复置。”^① 这里可以看到，明人对上饶沿革的叙述开始集中到唐代。这一时期，除宋代出现“唐乾元元年置县”认知外，还有武德四年置上饶县的说法。实际上，即使认识到上饶建县并非始于唐代，若不及细思饶州的设置时间，也无法发现“饶州之上说”的破绽，这就出现了《郡县释名》中矛盾的叙述：“本汉豫章郡鄱阳县地，孙吴置上饶县，以其在饶州之上也。”^② 笔者发现，对“饶州之上”县名含义提出质疑的同治《上饶县志》，上饶建县时间的叙述并不统一，如该志卷首邢德裕序文中认为：“上饶古荒服，汉属鄱阳，唐武德间置县，改今名。”^③ 区作霖也认为“县之赐名，肇于唐代”^④。

可以看出，与“饶州之上”相对的事实是，宋以后出现了上饶县建于唐代的历史认知。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上饶属于信州，与饶州并无瓜葛，上饶县名含义“旁下饶州”的说法虽最早见于《太平寰宇记》，然其所指代的史实并不在宋代。上文已述及，唐武德四年到七年，上饶曾属饶州，“饶州之上”说法当产生于这一时期，至少应是基于这一史实而强化。

建县之初，上饶以物产丰富著称并因此得名，随着时代的变迁，上饶不断析置新县，辖区日渐缩小，原本丰富的矿产资源逐渐开发，“山郁珍奇”的县名含义渐渐与事实不符。白居易的诗中已经出现“地僻山深古上饶，土风贫薄道程遥”^⑤ 的说法。由于宋代的过度开采，上饶水晶在明天顺年间已经枯竭。^⑥ 至康熙年间，上饶知县马之骥在县志序文中谈到对上饶的认知，已经是“幅员仅百余里，地瘠土疏，小民力穑，仅供衣食。无懋迁化居之利，无山泽封植之饶”^⑦。此种情况下，彰显物产丰富的“山郁珍奇”县名含义，逐渐为标示方位意义的“饶州之上”取代。

结语

通过上饶县名含义演变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分歧地名史料背后反映了复杂的区域社会变迁，涉及时人认知、疆域变迁、区域开发等诸多问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上饶县名含义的例子提示我们，今日所见载录地名之文献与地名最初产生年代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时间间隔，以严格的史学研究标准而言，这些记载的可靠性是需要验证的。在使用文献时，我们还面临着同一文献版本差异的问题，文献考订也需要一套复杂的工序。通过分歧地名史料透视时代印迹，揭示分歧地名史料背后的区域变迁和时代认知，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和富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责编：周全 宿万涛

^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227《舆地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88册，第315页。

^② 郭子章：《郡县释名》卷上《江西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第752页。

^③ 同治《上饶县志》卷首《序》，“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44号，第29页。

^④ 同治《上饶县志》卷首《序》，“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744号，第23—24页。

^⑤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1《江南东路》，第973页。

^⑥ 参见虞文霞、王河：《宋代江西文化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526页。

^⑦ 乾隆《上饶县志》卷首《序》，“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109册，第331页。